

沫若文集

四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五七年·北京

第四卷說明

本卷收入《高漸离》、《孔雀胆》、《南冠草》等三个剧本及其附录。

《高漸离》是 1942 年的作品，原名《筑》，初版于 1946 年，現在根据 1954 年新文艺出版社版，并經作者作了較大的修訂，改成今名。

《孔雀胆》是 1942 年的作品，初版于 1943 年。

《南冠草》是 1943 年的作品，初版于 1943 年。此七剧与《孔雀胆》，都是根据 1954 年新文艺出版社版并經作者作較大的修訂編入的。



楊 這是什麼意思呢？

段 我的意思很簡單，我也不只一次地告訴過你，所謂「小不忍則亂大謀」。（轉向阿黎）阿黎你聽得

阿黎 是。（攔住人下。）

楊 總管，你的意思自然我是很理解的。我一個人受傷，甚至就算是丟命吧，都是無足輕重的事情，不過我看他們的詭計，並不僅僅是在暗算我一個人，而是在圖謀暗算你的。

段 你是這樣得到的情報？我知道他們是在策劃我，也該是替我替他們的暗算，有我在這兒一天，他們不敢明目張膽的爲非作歹。

楊 可是，在暗地裏爲非作歹，那是更可怕的。我始終是服從你的，一個人便是你應適分的寬大，我實在要

段 感覺到不是辦法，認真說，我們根本就不應該在這兒同流合污的！

楊 你要打算怎麼樣呢？還是你那一套，要我和明王孫朱元原合流從雲南的內部幹起來，是不是？這正是我們最應該走的路，你應該沒有忘記我們們的祖先是漢人，你應該沒有忘記元朝和我們大理本來是敵國，你應該沒有忘記我們漢人和大理人所受苦的將近一百年的亡國慘痛！現在大江南北的義軍風起雲湧，正是我們漢人將要翻身的時候，我們雖伏在這兒，究竟爲的什麼呢？我這一次

第四卷目录

高渐离

第一幕·····	4
第二幕·····	27
第三幕·····	53
第四幕·····	75
第五幕·····	98

附录

关于筑·····	114
剧本寫作的經過·····	118
人物研究·····	122
校后記之一·····	127
校后記之二·····	127

孔雀胆

第一幕 通济桥畔劳軍·····	132
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第二幕	梁王宮之后苑·····	156
第三幕	段平章之居室·····	181
第四幕	通濟橋前行刺·····	215

附 录

《孔雀胆》的故事·····	245
《孔雀胆》故事补遺·····	252
昆明景物·····	257
《孔雀胆》后記·····	258
《孔雀胆》的潤色·····	265
《孔雀胆》二三事·····	269
《孔雀胆》資料彙輯（昆明楊詒宁來函四件）··	272

南冠草

第一幕·····	298
第二幕·····	321
第三幕·····	344
第四幕·····	365
第五幕·····	381
尾 声·····	397

附 录

夏完淳·····	400
侯玄涵《夏允彝傳》·····	434

高 漸 离

期 限 表

【1】

人 物 表

秦始皇——年四十一。

胡亥——秦始皇之第十八子，年十一。

赵高——秦始皇之中車府令，与秦始皇同年。

李斯——廷尉，年近五十。

蒙毅——上卿，年五十余。

夏無且——侍医，年近四十。

徐福——齐之方士，年六十。

高漸离——荆軻之友，年四十許。

宋意——高漸离之友，与高漸离上下年紀。

怀清夫人——巴蜀寡妇，年三十許。

怀貞夫人——怀清之孿生妹，高漸离之女主人。

（此二人应由一人扮演。）

阿季——怀貞之子，年十一。

黃嫗——怀貞之老佣妇，年六十余。

其他：酒客二人，衛士長一人，衛士、宦者、童男女等各若干人。

时 間

秦始皇二十八年（第一次东巡郡县）。

地 点

第一幕在宋子，余在琅邪。

第一幕

宋子城北門外，城下為白渠水，一名宋子河。城垣一帶斜走，左前隅城門一道，側向右，門上橫額篆“宋子北門”四字。門前不遠有拱橋一道，上有欄杆。橋頭靠後側有大槐樹一株，時有落葉飄飛。樹下酒家一座，左後兩面臨河，座場軒豁。右手前方有矮櫃圍成一賬場，櫃上有杯箸等物之陳列，當爐者即坐于此。後方通內室及廚房，不可見。在击筑聲中開幕。聲自舞台右翼漏出。酒家前一老婦人掃地，此即老女佣黃媼，年已六十餘，儼然以家長自居，視酒家主婦懷貞夫人如其女，視懷貞之子阿季如其孫，極愛嘮叨干涉。十分殷勤，不辭勞苦。

黃 媼（自語）這老槐樹，秋天來了，真是糟，剛才掃了的地，一下又落滿了。

阿 季（在城內，唱《易水歌》，與筑音合拍；只聞其聲）

風蕭蕭兮易水寒，

壯士一去兮不復還。

阿季年十一歲，自城門跳躍而出。

高漸離（此時變名為“燕大”，為酒家佣保）隨後，年四十許，左肘挂一大菜籃滿盛蔬菜，右手提酒一盅。

黃 媼（聞阿季歌聲，抬頭注視城門；見阿季跳躍而出，即干涉

之)季哥兒,你当心点走啦,不要摔倒了。燕大!你这个人太不留心!你为什么不把季哥兒牽着?你不怕把他摔倒嗎?

阿 季 (已跑至桥上)誰要人牽我?我又不是猴子!

黃 媼 (投去手中扫帚,踉蹌前进,迎接阿季)你不要真的摔倒了,你慢些呐。

阿 季 (投入黃媼怀中,吊其頸,几使后者摔倒)黃媽,媽呢?

黃 媼 噯呀,你真像个猴子!你媽在厨房里,燒好餛飩在等你啦。

阿 季 (放下黃媼,向酒店奔去)我真高兴!我肚子正餓得沒法。(上座場,向右手跑下。)

黃 媼 燕大,你这人真是有点胡塗,也不想季哥兒連早点都沒有用,一大清早就把他帶进城去,鬧了这一半天才回来。你們在城里沒有买点东西吃嗎?

高漸离 沒有的,因为在外边吃东西不放心。

黃 媼 你是吃了早点去的,倒沒有什么,你不是把季哥兒餓坏了嗎?

高漸离 我看季哥兒玩得很高兴,也就沒有注意到,真是对不住。

黃 媼 哼,我看你是故意搗蛋!你为什么連走路都老是那样慢吞吞的?像你那样斯斯文文的,帮什么人哟!

高漸离 (此时已步上桥头,將下)黃媽,請你原諒我,我因为还没有做慣。等我做慣了,便会更快得一点。

黃 媼 哼,你还没有做慣?你以前是做什么的?

高漸离 我以前嗎？（略停）我以前还不是一样的帮人。

黃 媼 你帮了一輩子的人，蠢長了四十來往歲，都還沒有做慣？你到我們這兒來，也快兩個月了，不是家大人懷貞留你，老實說我是決不肯同你一道做事的。我看你這人，根本就不像一個幫人的人。你回家享福去好了。幫什麼人呢？要幫人，就得賣力一點！你把菜籃給我吧。（將菜籃奪過手去。）

高漸离 多謝你，黃媽，我以後更要腳快手快地做。（略停，留意击筑的聲音，忽爾停止，自語般地）那奏樂的不是昨天來過的那位瞎子老人嗎？

黃 媼 就是他啦，剛才又在這兒盤旋了好一會。他敲打的那東西到底是什麼啦？琴不像琴，瑟不像瑟的。

高漸离 那東西嗎？那叫做筑。因為是竹子做的，又因為用竹尺在打，所以叫做筑。那是南方來的東西啦。

黃 媼 唉，看來你很內行啦。

高漸离 從前也學過一下，近來老早丟了。

黃 媼 大約也很難學吧？你假如學好了，就給那老头兒一樣，打着走江湖，賣賣唱，比你來幫人怕要安逸的多呢？

高漸离 我也在這樣想，可惜我沒有學好。

黃 媼 像你這樣不起勁的人，我看你就學什麼也學不好。那瞎子老头兒別的我不喜歡，只喜歡他打得滿勁。

高漸离 其實他打得並不高明。

原书产生残缺

未
扫

原书产生残缺

未

扫

訴你。(指高漸离)这位文縐縐的小二哥，他剛才說他会打什么筑——就是那位瞎子老头兒打的那个琴不像琴，瑟不像瑟的东西啦。他說那东西就叫做筑。他說別人是乱打，要他才打得好。回头那瞎子老头兒还会来，你可以当面把燕大試一試啦。我不相信他这样不起勁的人还会有什么大本領。

怀貞夫人 知道了，你們剛才講的話我都聽見了。請你当心阿季啦。

黃 媪 我知道。好，季哥兒，我們下河去。(携着阿季，由桥側下河。)

怀貞夫人 (一面收拾櫃上什物)一个人要想長生不老，不知道有什么用。像我，假使沒有阿季的話，我这十年来的生活都是多余了的。十年前，就是我們赵国灭亡的那一年，阿季的爸爸陣亡了。那时候阿季剛好滿月。就从那月以来，我們就隐姓埋名地过着这种亡国奴的耻辱生活。

高漸离 (在收拾座場)做皇帝的人要圖命長，是有他的道理的。不过在天下的人都想短命的时候，一个人独于想要長命，那恐怕就有点难了。

怀貞夫人 (沉默有間)燕大，我有一句話，很早就想問你。

高漸离 (有些迟疑)夫人有什么話要吩咐？

怀貞夫人 你，并不像一位寻常的人。

高漸离 (頗有惶惑意，但以笑来掩飾)我是寻常得很呢，夫

人。剛才黃嫗還責備过我，說我蠢長了四十，幫人都還沒有幫會。

怀貞夫人 就是這一點了。我看你不是幫人的人。

高漸离 不，我一向就是幫人的。只因性情遲鈍，不灵敏，還要請原諒。

怀貞夫人 我看你不必瞞我。我已經注意了兩個月，你總有點異乎尋常。你不說出你的真實，我也不想勉強你，目前的這樣一個世界只是一個大陷阱，你要深藏不露，是應該的。但我希望你了解，我和你的志趣是一樣的。

高漸离（行拱手鞠躬禮）夫人，你把我看得太高貴了。我非常慚愧。自己實在太平凡了，什麼事情都做不好，我倒有心向你請長假呢。

酒客二人由右翼入場，已有七八分醉意。稍後，夏無且由城門走出，年近四十，行至橋上，佇立眺望。

酒客一 得飲酒時且飲酒，管他媽的，這如今我們除嗑酒而外還有什麼事情好做呢？

酒客二 什麼事情好做？你嫌沒有什麼事情好做嗎？多得啦，老兄！說不定你我明天就會被征發到咸陽去築宮殿，後天到北地上郡去築長城，你还怕沒有事情給你做！

酒客一 你这傻瓜！我要做人的事，不要做奴隸的事！
二人已步上橋頭。

酒客二 哼，要你才是傻瓜！現在還有什麼人不是奴隸呢？不是奴隸的就只是惡鬼！（挽着夏無且）老兄，你說

是不是啦？

夏無且無言。

酒客一 我也不想做奴隶，我也不想做惡鬼，我要做人啦，我要做人。

酒客二 好啦好啦，还是嗑酒的好吧。管他媽的，得飲酒时且飲酒。（向夏無且）老兄，你也嗑点酒吧，到我們怀貞酒店去嗑点酒。

夏無且 好的，奉陪。

三人相扶入酒店。取正中靠后窗处席地而坐。酒客一、二讓夏無且坐中席。

在三人相携入店之时，一盲叟，白鬚白眉，看来年逾七十，扶竹杖由右翼上。左腋下抱筑一，其器以半竹为之，上有銅絲为絃，其数五，長不及三尺。在店前略作徙倚，再走上桥头，坐于桥欄上，瞻望酒店。此乃荆軻之友宋意，与高漸离本相識，但因乔裝，为高漸离所不能辨認。酒店內高漸离与怀貞夫人均殷勤照拂顧客。

酒客一 （向高漸离）我們要点很好的酒，下酒的菜倒可滿不在乎。（回顧夏無且）尊台，你觉得怎样？

夏無且 是啦，認真講究嗑酒的人，是不講究吃菜的。菜是什么都好，鹽豌豆、豆腐干，再好也沒有。

酒客二 （偏过去拍夏無且肩头）哎，真是行家！我們要嗑得一个痛快了。拿上好的酒，上好的酒。

高漸离 是，是。

怀貞夫人与高漸离，运酒菜三份，陈置三人前。